

個黑地裏亂竄。似乎嫌我的軀壳不好。要趕速脫離。另謀他的新生活似的。

我婆家同我娘家。本同住一個城內。相距不過三里路。今天不知轎夫出什麼怪。抬着轎子。在城內緊走。那一般鼓樂手。也叮叮冬冬的。答答的不住氣。我實在不明其妙。

過有一陣鬧鐘。陡聽人聲轟處。轎子忽然住下。我身子一顫。靈魂返竅。知道是到了。我的眼淚。竟不由的流出來。我在這時。不講不知道羞澀。就連痛苦和恐怖那兩種影象。也化爲烏有。

一時。覺我轎子旁邊。小孩兒吵得一條聲。又覺我轎子時時震動。像是有人偷看。我心裏這時。是什麼意念。我可不得而知了。又過一時。聽邊炮價響。知道該是我下轎的時候。說也奇怪。我的靈魂兒。差一些又隨着砲聲。飛到我身外去。

碗聲才住，彷彿又有人把我拖下轎。到個什麼地方。又磕了好幾個大頭。這才送到一所牢獄裏。硬迫我在床面前，低頭站着。害得我的眼睜。失了效用。一睜也不能睜。

這時這所牢獄裏。似乎已擁進來無數着熱鬧的老年婦人。和一般小孩子。鬧得人腦子發漲。

正在顧娘。不料又闖進來一般男子聲音的人。酒氣薰蒸。令人嘔吐。這還不打緊。他們那促狹的。竟公然拿着燭兒。端着燈兒。這個相相我的臉。那個摸摸我的脚。三分是人。七分是鬼。說一會。笑一會。覺得開心不過。本倒不懂。他們的心裏。究竟拿我當什麼人待。我又不懂。我父兄這時。究竟可知道有這種怪現象。

我自己想。一個人做了女子。就有這等辱沒人事。早知如此。倒不如死了乾淨。

約摸有二更多天。牢獄裏人聲。漸漸寂靜。我心裏才舒展一點。猛然想到再幾分鐘。就要和那陌生的男子見面。突地渾身戰起來。

唉。難過煞人。

人情冷暖

鄭明遠。河南固始人。他的家裏。世世代代爲農。到他老子。因爲善於省儉。手中就略有些蓄積。莊稼人的特性。一有了錢。便想叫他兒子讀書。有的人說。這是因他自已。感受不識字的痛苦。所以才如此。有的人說。管子說的。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因他衣食足了。就自然想興起禮義來。還有人說的奇怪。他說。莊稼老有了錢。就要發生買地。放帳的事。什麼借約呀。地契呀。等等東西。怕受人家欺哄。所以才叫兒子念書。這種評論。也不知那種對。總而言之。做了有錢人家的孩子。不問他老子是何如人。他總可有念書的機會。

明遠小時，品貌很是不凡，合該走運。正碰上他老子有錢，因能到附近的一處國民學校裏肄業。他的天資，又甚是聰慧。無論那門功課，他都能夠辦得完備。校中教師，逢人便誇贊他。說他前程遠大，於是村前村後，男女老幼，都知道鄭家孩子。日後有點出息，一齊羨慕得什麼似的。

過罷四年，明遠在國民學校裏，以第一名畢業。在他老子的意思，本來只想叫明遠略念二年書，眼面前識幾個字便好。這時看見明遠出人頭地，覺得好生榮耀，就放開大手，把他送進城內高等小學校去。

明遠家中。雖是稍有些錢，但他念起書來，真個用心不過。並不像普通有錢的孩子，仗恃錢多，就搖頭晃腦，蹬在學校裏鬼混。不肯求一點真實的學業。因而教師誇讚他。和在國民學校裏差不多。話傳開來。那鄭家一般左鄰右舍親戚故舊。沒一個不替鄭家歡喜。對於明遠。也沒一個不另眼看待。

又過三年。明遠又以第一名。在高等小學裏畢業。他老子與頭一高。也不惜護花錢。又把他送進中學。

(未完)

(未完)

不報德焉

裝訂成帙者不在此例(六)酬金每屆陽曆月終向本社會計處領取簽名蓋章(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五日

癸亥年正月十八日

星期一

小說日報

名唱

發行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輯郭元覺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
主任 許廬父 兼

慈善救濟會

遊民工廠

基金
還本

債券

正月

八開

上海電機絲織公會 敬啟者年來絲價步昂我業貨價每加終不敷本今庚辰原料之貴尤為歷來所僅有在存底已枯來春原料必竭營業勢必更加困難爰集同業籌議決於癸亥年元旦起各貨價格一概加足一分細區區核計雖與成本相差尙遠乃為招顧客起見而仍格外克己也用特登報通告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費）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三集續出） 本報發行部謹啓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
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報名
應物投考時隨帶筆墨及本生最近四寸小照
校址 樊王渡海
郵票十分詳示通信處即當寄奉不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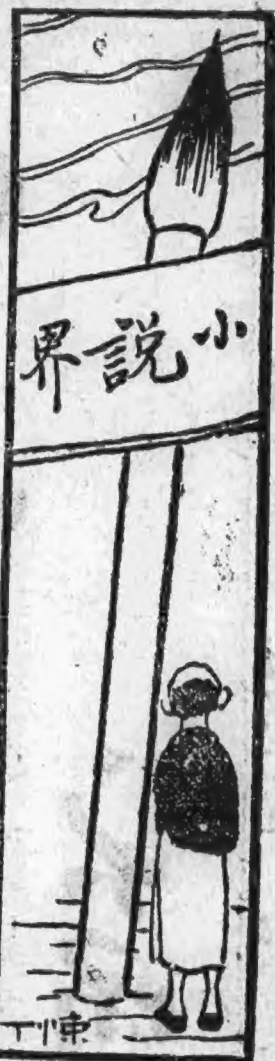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一

本報自即日起在雜欄內刊登徐枕亞先生新著雜憶三十首此詩爲先生喪偶後最初之作即紀當年伉儷間順順情事而先生心頭一段隱痛亦於此發洩無遺至其情詞之悽惻字句之沉痛凡曾讀先生詩文者當知先生於此等作品最所擅長亦不煩本報代爲介紹也即日刊登閱者注意

本報特別啓事二

本報名著一欄原爲刊登各種名家著作而設並不專限於一人一種先已印登盧父先生之魯論新解一卷今因無暇鈔刪改登先生所作離騷九章解外此尚有郭元覺先生之佛學孫緯才先生之因果學及枕亞先生之詞章學亦將參伍錯登以快先觀此區區一小方塊直容得如許名作諸君諸君幸垂視之



小說界消息

小說新報因稿費問題。及後期出版關係。去年主任貢少芹與發行經理沈某。拍案互罵。現少芹憤而辭職。繼任尚未定誰人。外間且有袁寒雲接辦之說。緣少芹原與寒雲約定合辦。並已宣布十二期新報內。故傳說如是。其實此說早已打銷矣。青年雜誌生涯頗不見佳。

新車最佳禮品

特別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香烟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小說

今天

可怕可怕我出嫁的日子。就在今天了。

回想我當四月以前。看見家裏人替我辦喜事。我心裏就怦怦的跳。因爲我想拿我一個活潑潑的人。陡然被拖到一個死板板的地方去。環境人物。一個都不認識。並且翁姑能。要強迫我事奉。丈夫罷。要強迫我戀愛。小姑和嫂嫂能。要強迫我和他要好。至於他們是什麼樣人。怎樣才能叫他們合式。我一些也不曉得。一些也沒有把握。而且我一入他家。就做起新娘子。藏頭蓋面。一步也不敢動。和犯罪下獄一樣。那時我的身上。當然就沒有一點自由。那沒有自由的人。當然就沒有人生的興趣。這就是我心裏跳的緣故。

說起我的家庭。要算個半開化家庭的結晶體。父兄雖都會受過中等的教育。却是極講究舊道德。無論何事。他只照適合他心理的做去。別人有幸福。沒幸福。他是一概不管。所以我對於出嫁這事。心裏雖極端不贊成。但只敢怒而不敢言。自四月前起。一天一天的過下來。光陰實在快得出怪。我心裏的跳度。也就一天比一天增加。

我素常在同學中。自命大方家。自命新人。不論見生人。見熟人。總給他一個無拘無束。這時不知起了什麼心理作用。臉兒漸漸得薄。頭兒漸漸得好低。就如同怕見人似的。

因此之後。我時時刻刻。就感覺這件事。是一樁極可恥的頑意。是一樁極痛苦的頑意。

我自己想。我這十九年來。父兄待我。雖說不得算有十分情愛。

但也不是漠不關心的。爲什麼對於這件事。就忍心強迫。叫我到不自由的地位呢。唉豈不可怪。

光陰一天少一天。我的出嫁期。也就一天近一天。我的腦中。就常時有一種精密的計算。在一月以前。我覺得還有三十二天。這三十二天裏。我還能有點自由。在半月以前。我覺得還有十七天。在這十七天裏。我還能有點自由。在三天以前。我覺得還有八個鐘頭。在這八個鐘頭裏。我還能有點自由。到昨晚晚上。我的計算。比往時更精密了。我覺得我自由的時間。只還有十五點零幾分了。我心裏的跳度。直是不知次數。後來因神經震動過度。簡直失了知覺。昏昏的睡去。

唉。沒想一覺醒來。就搬到今天。我那十五點零幾分的自由。現在算來算去。僅剩得五點鐘了。過罷這五點鐘。就是我唉。我不說了。

我近幾年來。最傷心的事。就是沒有母親。我想如果我母親還在。我把這番苦衷。敘給他聽一聽。或者他能幫助我。我想個挽救的辦法。如今在我嫂子面前。那裏敢說一句不檢點的話。娘呵。娘呵。你何故死得那麼早。

沒有多時。我嫂子拿出一套新衣。硬替我穿在身上。我的心裏。不但覺得不好看。反而覺得羞死人。

五點鐘工夫。已過去一半。只還有一點二十五分鐘了。當這時。我房中坐着說話的人。除却我嫂子。還有許多女親眷。我腦子昏了。也分不清他們是那些人。他們七長八短。說個不住口。我也沒聽清一句。我只覺得我今天這時。已完全消失人生的趣味。

壞了。門前的鼓樂響了。這種聲音。當去年臘月。我一個同學出嫁。我聽着怪好聽。此時聽去。直如聽半天空裏的霹靂。又像聽民國二年。張勳攻南京的大炮聲。

我嫂子看看鐘。說未時快到了。請姑娘上轎。不要耽誤人家的吉

期。我那一股女親眷。也都異口同聲。像這樣說。我沒有主要。心裏就想哭。只是哭不出聲。這般痛苦。怕非身歷其境的。不能曉得。

鼓樂響了一回。我嫂子催得十分發急。我也不知他同我何仇。竟有這般狠毒的心。這也罷了。我那來的女親眷。也都附和着我嫂子。離七離八的說怪話。恨不得把我一步送出門。才稱他們的心。我也不知他們同我何仇。竟藉着這正大光明的題目。一齊來壓迫我。

說一句老實話。這時我對於家人。並沒有絲毫留戀。因爲我覺得他們這時。都變成我的仇人。一個個拿刀殺我。我對於我自己。也並沒有絲毫羞慚。因爲我這時心亂如麻。已想不到羞慚上去。至若我腦中所密佈的形象。就是痛苦和恐怖。恐怖和痛苦兩件事。

我正在遲疑。我父親神色倉皇的跑進來。對我嫂子說道。天還早麼。怎麼不請大姑上轎。

我嫂子順口向我道。大姑娘。你聽着麼。趕快上轎去罷。要不到幾時。我姑嫂們又能見面了。

我看我嫂子面色。也好像帶着許多悲傷。不過我的心裏。已完全不相信他。只覺他一言一動。處處都是假慈悲。

我嫂子話音才住。我哥哥又神色倉皇的。跑到我房外說道。妹妹。天不早了。上轎罷。

呀。我被他們一大羣人。左逼右逼。早已魂不附體。恍恍惚惚間。就覺有人生拖活曳。把我送上轎。我也沒和家中人作別。就由閨中人。變爲轎中人。由自由人。變爲囚犯了。

我記得我小時。見人家女子出嫁那日。總是先哭了一大場。然後啾啾啾啾的接下去。如同文學家的詩。有聲有韻。又如同音樂家的歌曲。有高有下。叫入又可笑。又可憐。我當今天。却與衆不同。連一點眼淚珠兒也沒有。只覺自己的靈魂。悠悠蕩蕩。在一

了版出刊月術幻

● 第三期目錄 ●

● 片 景 湖 美 送 ●

胡亞光主任繪圖每月發行一期現已出至第四期以
研究學術改造為宗旨內容豐富俱係海內名業者作
封面用三色版精印美麗無比本誌為普及各界起見
每冊祇售紙費大洋五分（外埠加寄費半分）茲值發
行伊始優待定閱本誌者起見凡定閱本誌半年連郵
祇收大洋二角六分再贈琉璃版精印西湖風景畫片
一張定閱全年連郵大洋五角再贈西湖風景畫片兩
張此項畫片以贈完三千張為限幸勿交臂失之郵費
代洋十足通用寄杭州東街莫衙營浙聲學社發行部

北京阿海鳴及李漢源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竊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麻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窺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消息 每冊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談探偵國中

探者尤爲奇詭可作小說觀奇探
 之萬言約玄案壓觀者出全奇共
 探乞將其最近所著名中國偵
 生面現本書局又一再說社會
 不人偵探小說以情事或
 先生偵探小說者自愈天
 作中國偵探小說者自愈天
 譯東西偵探小說者自愈天
 探者尤爲奇詭可作小說觀奇探

枕亞新著情小說

雙賢記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慎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痛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曲抉微文筆絕類豐
繁嗜流諸君宜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版出物種一第社元

文藝

著作者一尤半狂 王天恨 王受生 王九思 石碧厂

癸

●朱天石 ●汪隱聲 ●李伊涼 ●范烟橋 ●范佩英 ●范菊
●高洪麗川 ●金君珏 ●姚廣襲 ●施青萍 ●屠鵬魂 ●孫
弋紅 ●張無淨 ●陳獨醒 ●高秋筵 ●袁選園 ●黃轉陶

亥

●趙眠雲 ●蔣吟秋 ●戴夢鵬 ●戚滌源 ●鄭逸梅 ●顧明道

●蘇雪威 ●終碧波 ●諸先生

定價 每份二分 全年大洋八角 (現已出二期如欲
函索每期附郵票二分空函不覆)

發行所 蘇州十梓街一百廿四號元社

此書爲雲間韓太仙所著別署花也憐儂紀上

海五十年前繁華景象。凡五十萬。昔分六十回。悉當時真確事實。今老於冶游者。尙能指述其人。也書中趙某係異姓名者。其人爲無賴。中年後乃得利爲富人。方墮落時。作書周濟之。追後得志。而作者屑居人。因陋借作。不得故舉其舊事。以識之云。趙乃揮鉅金。盡購其書而焚之。故此書外間罕有流傳。亦有改頭換尾。化名爲新上海新華夢。上海新繁華。夢海上花。豔史等名。稱者然皆剽絕文義。不堪廁目。識者恨之。今本局覓得此書。最初石印。抄本與翻本情文。有霄壤之判。因亟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東越許廬父先生序中。稱謂不讓紅樓夢。儒林外史。又以趙某焚書。擬諸秦皇。焚經其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精訂。六巨冊。欲爲名著廣流傳。僅定兩元之價。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枕亞傑作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舊世尤稱良鏗得此一編玉梨魂且嗟乎在後追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

張舍我 短篇 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強舍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
奇筆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種之立意用誠懇而
實的數字描寫現代社會之一種現象與缺點而
陳述其文字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
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
應而歎其意味之永萬也本社在特商請先生自
撰其得意之作十五篇爲專集以愛讀者之
僥倖特刊廣告以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
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
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
歡迎當擇其言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末
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之

東亞酒樓廣告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

枕亞
新編
天嘯殘墨
定價
八角

天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藝苑今古文 吟集

●卷一
筆記 應談乘 粵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語

●卷二
說部 湖上日記 驚春夢劇本 焚蘭恨彈詞

●卷三
雜著 斷簡一束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

●卷四
牌廊歌

淋濁下疳橫痃等症
 聖藥六零六
 德國六零六
 臨時等各種預防秘訣並被染後各種
 梅毒橫痃疥癬各症
 橫痃疥癬各症
 保險斷根決不
 復發定價格外
 特

廉診所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中
 法學堂隔壁一號做處
 送
 花柳病消滅法
 對於花柳病直接間接普通

片花蘭葉

(一)出版日期 每月二
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
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
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為書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皮腰
小影觀摩簽字藉留紀念

新

書中有
在內
！可不一讀
二十年内人物之言行錄

朱增宗博醫學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榮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事蹟取
之迹分
核方劉
歌觀
擇近世
士大夫
惡亮
郎客贖
郎三本
代售

其開鑿玄遠之言瑰異卓
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
世說
楊四洲雅好世說新語
人語爲新語林每以並世
爲同查得於四洲者爲多
其辭淵雅雋永能使人消
然有絕塵出世之思
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

讀者俱樂部

兒童俠語

湯蒿雲

我有一個朋友。新近在北京回來。和我講起他兒童時代的頑皮史。很是有趣。所以我特地寫了出來。給大家看看。（以下便是他所說的話）

我從小就喜歡看俠義小說。什麼七俠五義。七子十三生等書。我都看過。心中着實企慕得不了解。有時想得出神。好像自己也有俠客的本領。想施展施展起來。拿了一根木棍。在堂中胡亂校耍。這雖算不上話。可見小說惑人之深。魔力委實大了啊。

我記得有一天。我從家中到學校裏去。經過一條巷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裏打架。一個大約是十七歲。一個大約是十三歲的光景。那年長的將年幼的身子壓住。拳足交加。打得年幼的苦苦求饒。他只是一個不睬不理。仍然很狠的毒打。我此時不覺氣往上衝。怒不可遏。也顧不得自己比他年少。大概被俠之心戰勝了。立刻上前。不分青紅皂白。給他一個嘴巴。打得他半面立時紅腫起來。他一看不是我的對手。早抱頭鼠竄的逃走了。我方將那年幼的扶住起。問他可曾受傷。他說另外沒有什麼。只不過手臂上有些隱痛罷了。隨後又說了許多閑話。大家分手而別。等到第二天晚上。我從學校中回來。剛到這

個巷口。只見前面成羣結隊的。約摸有二三十個人。在前面一字兒排着。那昨日被我打傷的一個。正在那裏耀武揚威。開口向我亂罵。我不由無名火高了三千丈。欲待發作。深恐彼衆我寡。難以抵敵。倘若不與他們計較。遠遠回去。又怕被他們譏笑。說我臨陣怯走。沒有本領了。原是進又不是。退又不得。正在兩難之際。忽回頭見後面一羣人蜂擁而來。勢甚洶洶。倒把我又是一嚇。心想那班人莫非是他的羽黨嗎。前面的人我尚虛不能抵敵。不料平地又添了這許多人。叫我如何吃得住呢。說時遲。那時快了。一轉瞬後面的人已到。我一看。會頭的不是別人。原是我昨日救過他的幼年。方纔將心中石頭放下。對他說道。你從那裏來的。爲什麼帶來這許多人呢。他見我問他。堆下滿面笑容說道。昨日與兄別後。弟知那厮不懷好意。且兄由校至家。必要經過此地的。深恐那厮自仗人多勢衆。吾兄豈不受他們的凌辱嗎。所以我於今天晚上。到府上問了一聲。說你不曾回家。我知道事情不妙。故而立刻趕來。不知道你可曾吃虧沒有。我想了想。道。承兄厚誼。感激萬分。不過怨家宜解不宜結。況且兩隊人打了起來。萬一打死了一個。豈不是又是一件大禍嗎。又對昨日被我打傷的人說道。你自以爲年長力大。可以欺凌小人。你何等忍心。竟敢很很的毒打他。人命關天。不比得平常希鬆的事。你又一絲兒

也不顧及。幸虧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你雖然受了些小虧。究竟不至於弄出大事來了。你既不來纏我。反而怙惡不悛。恩將仇報。試問你的天良何在。他聽了我這番話。自知理屈。又見我們人手已多。那裏還敢強逼。只得俯首降命。我又道。你現在想必已經悔悟了。只要你從此改過自新。將來也可算得是個好人。但是你們究竟爲什麼事。致起衝突。他答道。我們本是同學。在先並無惡感。因爲前天我們校中比賽足球。我是甲組。他是乙組。結果原是乙組輸一個。他反說我有意圖賴。你想我心中什麼不氣。但是在校中鬧了起來。被教員們知道。輕則記過。重則斥退。豈非反而不好。所以昨日早晨。我與他恰巧相遇。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打了起來。不料給你撞見。你竟代他抱不平。請我吃了五支雪茄。我當時跑回家中。愈加火上添油。又愧又恨。恰巧今天是禮拜六。我便邀了許多同學。在此等你。與你評個道理。究竟你爲什麼要打我呢。咳。我今天真倒霉。被你說了一大套話。說得我無言可答。反覺慚愧不安呢。我聽了不覺笑道。這樣區區之事。也值得如此大鬧。我現在既已在此。我就做個魯仲連。替你們說和罷。說完。又勸慰了許多一番。然後三人同鞠了一個躬。又說了許多道歉的話。方才將這件事了結。大家一閃而散。

我朋友說到這裏。不覺哈哈大笑道。嵩雲。你看我幼時何等氣概。其實我所作的事極多。這樂部正任徵文。題目武俠。小說日報讀出什麼好資料來。我就將你的自述。去試一試罷。你道好麼。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五日 星期六 小說日報 星期一 第五一五號

了。我們且商量先去找誰呢。仰遲道：到了裏邊再議罷。此時車子停在鎮署門口。我和仰遲都下了車子。向鎮署進去。未幾畢竟救得君武兄妹否。却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強出頭禍受池魚 巧滑脚去如救兔

却說我們到了鎮守使署。投進名刺。那鎮守使陳斯仁。便命請仰遲相他。本是東洋同學。彼此有點交誼的。後來斯仁畢業先回。因在社會上做點事業。又虧仰遲的哥哥宗運。幫了他好幾次的忙。所以斯仁非常感激他們兄弟。此時見了仰遲。却又有好久不見了。彼此握手道故。叙了一回別懷。又和我招呼過了。仰遲性子最急。並不多說閒話。就提起那李君武兄妹的話來。斯仁却也老老實實的說道。這是偵探報告進來的。說有什麼圖謀不軌的嫌疑。兩兄却怎麼和他們相識麼。仰遲大笑道。那有這話。他們兄妹都是我們從小的朋友。我只曉得他們才大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三十五

東越許虛父著

心細。品端學優。是個中國青年傑出的人才。難道這等就算是圖謀不軌的證據麼。老哥哥。人命關天。不是兒戲。勸你仔細調查一下子罷。斯仁聽了。不覺失笑道。噢。真不曉是那裏的晦氣。我每見了你。總得聽你幾句排頭。你倒底幾時才把這些壞脾氣改上一改呢。仰遲笑道。你說這是壞脾氣麼。那更怪不得你要把好人當亂黨了。斯仁大笑。因說。這也不必管他。橫堅他們還在這裏。並沒委屈他什麼。只要你肯出一張保狀時。就給你帶了出去。看得我再費什麼心機。斯仁說完了。便把電鈴一按。喚了一個聽差的進來。叫他請軍法課長。我們都坐着等了一回。那課長已經進來。斯仁請他坐了。和我們都介紹了一轉。就問他。方才問過那李君武素懷兄妹倆的案子怎樣了。課長應了。便坐這斯仁身邊。悄悄的回。幾句什麼話。斯仁便把一顆頭搖上幾搖。長嘆了一聲。又沈吟了一下。便吩咐道。

[illegible]

你快出去。就把這兩入放了。帶他們進來罷。課長應命自去。我和仰運不免謝了一聲。也不便去問他們什麼原因。這裏斯仁便和仰運談了一回家事。和許多同學的信息。斯仁知道我在界中。也有幾句仰仗幫忙的門面應酬。不覺又過了許多時候。這才見那軍法課長帶了君武素霞二人進來。又遞上一張保狀。仰運接來。君武等。就走到前面寫字樓坐下。抽起筆來。自去填那保狀。只有君武見了斯仁。自然要謝他昭雪之恩。斯仁倒也客氣的寬慰幾句。請他們隨便就坐。我這才上前和二人相見。見君武素霞都是聰明人。心中已經明白。這當中一定是我的主持。雖然不便說什麼。但那神色之間。分明顯露出感激之情。我怕他們問起仰運姓名來。露了馬脚。倒不大好看。趁斯仁和課長講話。仰運在寫字樓上填保狀的時候。便用頂簡單的說話。悄悄告訴了他們。二人會意。君武便先叫了一聲三哥。仰運也也會意了。回頭笑道。你們別忙。等我寫完了這撈什子的東西。再談罷。幾句話倒都說得天衣沒縫。巧合自然。斯仁那事防得到是我一人掉的鎗花呢。一回兒課長出去。斯仁走近寫字樓邊。聽着仰運寫好了保狀。正在蓋章。便說得了。拿起這狀。子。就塞在袋中。仰運才下來。和二人假意敘談了一回。因怕話說多了。不免有穿翻去處。我就起身催他們走路。仰運便換了君武的手印。笑對斯仁說。這位是我的老友。品學才德。我已對你講過了。他本有事情。在杭州當教員的。如今受了你們的不法摧殘。不曉得受什麼影響沒有。橫堅你這裏事情多。容易布置。像君武這樣人才。你也該應爲國薦賢。好多瞧在國家和我的面子上。怎樣好人做到底。替他排個什麼秘書啊。參謀啊。隨便那一種職務給他。他若不能勝任愉快。不能幫你做點好事情。我可和你賭個性命試試。好麼。說時。他自己也掌不住。

大剛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高等香烟



大英商
英華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
總理

藝林

徐枕亞

蕊珠沒六十餘日。薄倖人枕亞。乃爲詩以哭之。嗟嗟。輕塵弱草。何有百年。泡影曇花。本來一現。情長者緣短。恩重者身輕。紫玉於以煙飛。綠珠因之魂碎。斯其事有同悲。抑亦例無可遁已。若我蕊妹。尤非其倫。幼傷孤露。獨明曙後之星。長復遮暈。塵覆馬前之水。三日羹湯作後。食性未諳。一朝盆盎敲來。慈威難齊。風波起自庭闈。骨肉等諸陌路。無根小草。儘教踐踏由人。有主名花。畢竟護持乏力。遂致出門惘惘。紅顏傾岐路之悲。失乳嗷嗷。黃口抱離娘之痛。此倫常之大變。亦身世之奇冤。我也。狂號情痴。疊遭家難。負昂藏之七尺。昧冤孽於三生。肯因

父盧許 二 解文章九

經說

九文章解

許廑父

一。二句可了。而翻其
味愈長。而不厭其繁。
所夢維何。故
復夢之。厲神古
直尋之意。而曰釋
能循俗之意。已完全
古人自比。見忠信不
意。文至此。已達盡
又寫一段進退維谷之
旨。存失望心。未乃
益修其身。情實嬌媚
於憂怨中見戀華也。

婦。飄零非計之得。夢繞青山。
定省乃分之宜。心悲白髮。彼葉
落有歸根之日。豈人生無懷土之
思。此則擊杯客館。百感爲之怆
怆。共枕殘宵。中心因而惻惻者
也。

【未完】

有所惜而誦之也。屈子以忠信事君，所乘欲進無從。欲退不忍。滿腔熱血，纏綿往復。于憂怨中傳出艱難。詞人徘徊不禁。焉。起首一句。先自陳所言之忠。一大段。說所以見屏。此至閨中。句句一不辜。故見思。只是復。寫成許多繁詞。讀者只覺神不知。妙不可斷。爲忠君見屏。渴求固不必勸其變節。亦自含有枉尺直寸。猶有真態。則正道自持。不顧舍此。又無極兩排。又就世上惜疾。不自己始。折臂成廢。忽見信似可從此收住。忽復借喻推開。香口作盡頭語。而心中尚未一排。首下含有修德感君意。所以妻死。央僧作道場。已將其器財包焚化矣。柏咀忽然暈倒。其妻附之曰。今日器具財包。因無憑單。盡爲他人攫取矣。我未曾得受。家人往質之僧。而原有憑單。悞置於科書之內。取而焚之。其妻復附之曰。憑單已到。悉還我。

辛酉消閒錄(四)

抱蜀

矣。杳咀乃醒。詢以前事。茫然不知。夫冥器之說。豈果有資於冥中實用耶。無憑單則羣相攘奪。有憑單則悉數繳還。由此觀之。則共產主義。雖鬼界亦難通行矣。

冤鬼索命之說。在科舉時代。時有所聞。然未聞索及三世者。清末江蘇某君。列庠序有聲。以資其年可得選拔。距入場未久。忽然大病。有鬼附之曰。汝前三世爲福建某縣知縣。余爲汝嫡妻。聽信妻言。逼余出居某寺。抑鬱不得志。遂縊於寺門外梧桐樹下。尋汝已三世矣。今年於冥中拔貢榜上。見汝名。是以來此案命。某生有孀姑在坐。詰之曰。前三世之事。何得於今世來索命。余爲汝作調解何如。其鬼曰。汝係節婦。余所欽敬者也。言之而當。儘可從命。孀婦曰。爲汝立主。列爲元配。歲時奉祀可乎。其鬼曰。果能如是。可恕他命。但余尸骸。尚在某寺梧桐樹下。如遷葬他家祖山不可。孀婦亦爲允諾。而某生之病霍已。則考拔之期已過矣。於是履行前議。由申搭輪赴閩。船位甫坐定。一閩

大英商
總理

諧詩拾雋

雲間沈松僊手輯

客揖生前而致辭曰。君非某省某縣某君耶。生驚愕問故。余與君素昧生平。何以知余籍貫姓名。若是之詳且悉也。其客具述昨夜夢一婦人告之曰。明日有某省某縣某生。赴閩省某縣某處。遷余靈柩。返葬於祖山。恐不識路。煩君指引云云。余醒而異之。頃聞君語。爲江蘇人。故以相質。果與夢符。誠大奇也。某生於是益鄭重其事。至閩一切。皆其客指引。毫無錯悞。惟梧桐樹下。掘深數丈。未有棺木。但見一團泥。似石非石。似泥非泥。或云卽其人初死時。降於地下之魄耳。遂取以歸。葬於祖塋之次。伐石立碑。而鬼不復至。生病亦不再作矣。某生因悟輪迴果報之說非妄。前生既有此孽緣。遂絕意進取。詳述其事之顛末。廣徵文士題跋。以示懺悔。積有二卷矣。余於庚申夏間。在申江清道人處見之。而忘其姓名。故爲之記其大略如此。

諧海

松縣初選舉。頗多笑柄。今則每况愈下。尤遠不及前矣。某君嘗作四詩嘲初次選舉事。頗實在。其一云。紛紛投票太糊塗。當選頭名約約乎。討好最多紅腳爪。娶親要雅黑鬚鬚。小蛇弄後財源旺。(其所識土妓綽號小青蛇。)老鴨飛來貢獻麤。(俗謂老大姑娘爲老鴨。周所續娶。已四五十歲。查贈極厚。)喜慶婚喪須早到。鄉紳世襲是區區(周葵臣。)其二云。頭銜商董已空花。忽地官銜委調查。投匭何須心忒忒。開簡未免眼巴巴。米行影計交相羨。典當東家儘足誇。無奈老爺添兩字。(航船主投票。添老爺兩字。較量只爾一名差。)杜錫田。(其三云。紛紛運動實堪憐。妄想充當諸議員。魚麵難爲五十碗。(鄉人投票。每人報以爆魚麵一碗。)烏煙滅吃兩三錢。少爺演說何何用。劣董交通亦枉然。更恨姓名太累贅。葫蘆五個一連牽。(朱繼常小鶴。繼字家文。似葫蘆五個)其四云。縣中

舞榭餘聞(三)

心父。

難俗中余最許吳鐵庵一人。鐵庵綺年玉貌。英抱不羣。唱做力摹老譚。守住典型。絲毫不懈。所演如空城計。碰碑。洪羊洞。搜孤救孤等劇。直欲入卧天之門而吸其精華。後生可畏。洵乎其不多觀也。

蓋卧天爲南方武生之卓卓者。架子英挺。武工嫻熟。絕無絲毫拙滯情狀。配角如祁彩芬輩。亦能互相提携。相得益彰。惜嗓子終欠清澈。年來益遜居前。武角雖不重唱。終不得謂非缺點也。

惡虎村之黃天霸。雖一介武夫。而饒有風流儒雅之概。扮演者既

須精神飽滿。尤貴局度雍容。從前小樓演此。確能具此兩種神氣。所以難能可貴。若今則振廷吉瑞。皆爲是劇名手。要不免稍涉粗豪。失却天弼身分不少矣。今隸杭第一舞臺之李蘭亭。武藝間有一二可取。而江湖氣太重。往往做得過火。令人先厭。惟某日與高福安雙演冀州城。則差強人意。蘭亭使槍一場。盤旋飛舞。令人目炫神驚。雖鼎鼎大名之福安。亦稱賞不置云。

翠屏山亦唱做並重之劇。昔年在京。觀譚叫天黃月山輩演來。精神百倍。氣象萬千。真令人興觀止之歎。近又宸南來。每演此劇。座爲之滿。唱西皮慢板石三郎進門來一段。板眼穩妥。腔正字圓。口如沙糖舌如刀句。糖字刀字。均格外提高。渾脫簡勁。做上一切。亦絲絲入扣。無懈可擊。真不愧叫天坦腹也。

自伶人不能以才藝號召觀客乃不得不藉客氣以維持。如新排之戲。必大書廣告。散布傳單。或到中廟角色。則美其名曰天下第一。曰名震全球。以震動一般皮相之夫。羣焉趨集。甚則改換劇名。